

重刻讀書錄

自七至十一

口口3

90

3



讀書錄卷之七

孟子七篇迺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

祝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

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

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

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

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

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

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析義以釋其
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
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于此矣
有志者尚焉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太極本無極也曰五入之化也五入之化也
頤外實中虛頤頤之象其動也曰也頤也
入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七竅
各具一太極
先大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

帝一作景

繼下一有之字

門二13
號90
卷3

皆陽有半屬陰故巽入坎隔艮止坤順四卦之德
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有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
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
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蒸儉之君培養浚
導其源于前即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即繼之以武帝之多
歎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
之富民即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
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

有以立其本耳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釋氏出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雖母以為

廉也是矣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述作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

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也愛得其宜

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

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

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着習不察之患矣

氣機無須更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

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斷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寐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觀易橫圖見生意之無窮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

勿恃其不可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

以為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如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如此

死生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

無也必矣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為異

端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散而有形者猶精

氣為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為變也精

氣為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為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

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勒天之歌喜起熙為韻阜陶賡歌明良康為韻脞情

墮為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舉如臯陶陳謨首曰允迪厥德
本也謨明昭諧末也及帝問其詳則曰蓋慎厥
身脩思求惇叙九族皆允迪厥德之事庶明勵翼
皆謨明昭諧之事適可遠在茲則通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
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
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
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于身則私欲盛而天

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
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無根附于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以立意
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
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
理而不恤止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者也

修本

存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

一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急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方

可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

之各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于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于肺腑者是也

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

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時表皆

所謂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

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

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教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近則靜而正

小而無內也

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能已

而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

為金人所虜甚至辱之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

不共戴天為心而求所以必報其仇至於死生存

亡非匪當計也若區區為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
能伸太義于天下矣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姦謀
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乘之也嗚呼可
恨哉

湛然純一之為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
其德夫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
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刑而
已

不明理者真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
者立天地之太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張
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
易蒸理氣言張子以氣言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參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太易

圖象隱者隱於此顯可見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于一
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勅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
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
為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令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為天地萬物則人莫
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
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者不息

傷者易輟

克己之日動無視聽言三者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
人一事一塵一介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六十四卦也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
余在黔中

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尚不能識
既覺得此語遂中夜燭下畫之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
至于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

而不覺耳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為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
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
亦可見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為神遊魂降魄為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遊魂降魄
一作
降恐是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干

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

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

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幹又統體之太極也枝

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青黃赤白黑鹹苦酸辛甘天

命人性五常四時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

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

智在朋友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比不終道際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

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

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中立之語

不若中和獨立因記于此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錦衣

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

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

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

目覩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戴月魂載魄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辯之詳

矣

時以下
別條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十要也。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為吏不可一事首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為其餘無不為矣。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間有之，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聖賢之言如著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不然者，但有淹連耳。時有通塞，不足為欣戚，要諸久而後見。

見以
一本
為別條
忌是

人當自信，字見明，自信萬可以處大事。眾曰然而有不然者，眾曰不然而有然者，惟理明者能知之。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為戒。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河水解者，非自上消也，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時

嘗一作
當恐是

至三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水畢解矣
十交誼者人多有此失蓋事上以恭為主恭之過則
不覺有諛之意是即所謂諛也

舜好問而好察通言人頌體此

舜請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
矣

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善
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唐人詩曰是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

理即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知而
篤信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
理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欽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必過舉矣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

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

能慎所發于將發則無悔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

此有假官威利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無息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為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為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九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為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

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不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

之一端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自三月

五陽下陰之時而始之初爻已地于夫之下矣先

儒謂陰亦然者正謂此耳

名利關誠實雖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即不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不為衆譽而加善不為衆毀而加戒其過人遠矣

浮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

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君子志于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義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道大無對故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一言

一
人
之
人

小知之人得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欺人者人亦
以術而待觀漢初君民可見
禮樂至于棄本尚末乃周衰之弊况末猶不得其正
乎噫弊也久矣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論女色好
貨者開口即論貨財他皆類此至于匿情而言正
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世人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惡之以為
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
覺而自發于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富于富有大莫大于無方拘于物者不足以語
此
惡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友正真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于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讀書錄卷之二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于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敬正則平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衆之道

被髮而祭于伊川與辛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孰能

與于斯

誠意乎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無差爽但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

入矣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污猶王剪伐楚請兼田宅甚衆

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內而萬蟻啮之丁勺之水而萬魚吸之豈滿

其數可乎

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色語者則其所養可知

矣

作筆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充而非滿矣

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
天道甚可畏感于此則應于彼但有渣滓不同耳
楊子曰後世有如楊子雲者必好之矣其之自信亦

然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既有甚於此乎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衆人之見也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為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為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于廉孔子曰苟子之不斁雖賞之不竊

方圖圓圖橫圖竒耦皆相對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于一而應于萬可以形

容道體

人能弘道見氣強而理弱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

天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一終之時昏暗之極未久便得開明如一日之暮可見但動靜之機未嘗息久則漸次開明

矣一時之末一日之暮一月之晦一歲之暮一元之終皆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耳

復為動之始乾為動之極姤為靜之始坤為靜之極

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姤之初爻自乾之初

交來陰陽之根此亦可見

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狄可見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

春秋時尚辭命而文過其實者多然亦可以觀世變矣

左傳所論是非一有吉凶成敗驗于後豈盡然乎

天開于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伯宗曰怙其雋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

後生輕俊者之戒

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須要

真見得不能載不能破處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

子之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本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

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

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

何在哉

楚辭載營魄之載與漢史從與載之載揚子載魄之
載韓子畫記以孺子載之載皆加載之意朱子論
之詳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
合方始有得處

中庸一書皆性情之德而所謂誠者即此德之實也
微而草木大而陰陽造化盛衰之理一也

余所視誠有惻然不忍者非強然是所不能已也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坐側曰某於此有愧本
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視一作見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
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一切外事于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
為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
慎

正上本
有其字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利復之類可見
感應之理于先天圖見之

陰陽迭勝無須更止息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
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
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
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于是可見
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于後來弟子

無疑

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
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身不言可知而必曰
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
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見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于天中一毫毛耳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
之間備矣即為飛魚躍之意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

間備明
一有則
字恐累

曰廣至哉言乎

反身而誠最為難事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已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形而下者謂之器費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
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已所
獨深而人不及知者焉

聖賢工夫步步着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不着

實

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苟得者無不求之
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之令身遠觀之天地無不盡然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以動其心小
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特勢真若剛強不屈
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

言言金卷
三三
慙廉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鄭游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切謂九言

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

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人只為耳自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

也

程子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

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

直言必友于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三郤譖而殺

之

平風未幾而變風繼之平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

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

不岐，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臚，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常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于倫之道無不備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讀平風平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息職者之戒。

下五行之疇于个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于無極太極之外者，其旨深矣。勢屈于匹夫，義不勝也。

行有不得及之于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
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于
人也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
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
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為警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已能病之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統天地萬物為一理所謂理一也在天有天之理在
地有地之理在萬物有萬物之理所謂分殊也理
一所以統乎分殊分殊所以行乎理一非有二也
如人一身之理一也四肢百骸各具之理分殊也
理一統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有_二此理則有_二此物及_二有_二物則理又在_二物中_一
以不_レ雜者言之謂之_二本然之性以不_レ離者言之謂之_二
氣質之性非有_二三也_一
人莫不_レ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_レ有道也鮮識其
真也
造化非_レ陰即陽人事非_レ柔即剛
動靜雖屬_二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
如寐感雖屬_二人心而所以能寐感則性之所為也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
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

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
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為理則是認氣為道昧_二
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
萬物各受_二此理如衆水各受_二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_二
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_二此理則理亦昏昏非
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冰之清者受_二此日光
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_二此日光則光亦暗亦光
暗也水之濁以渣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
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人于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敬而中節為

難也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聖人有耳目鼻口之理
塗人亦有耳目鼻口之理聖人有心肝脾肺腎之
理塗人亦有心肝脾肺腎之理聖人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理塗人亦有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理但聖人稟得氣質清粹故能全盡此
理衆人稟得氣質昏敗有不能全盡耳
將欲奮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
而為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闔者以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克舜利
而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為大哉使有一
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
非所以為克舜矣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
吸為呼之根呼為吸之根即陰陽之一動一靜而
互為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
陽之妙又豈外于人之一身哉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
諸邑林木稍長即枯悴可見

自覺
豈非
神明
字

一理也。得之為天，得之為地，得之為萬物。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真。有形之可見也。天不以陰久太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絨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人心至為神明，如來日將早作，今夕雖熟寐之甚，及至其期而自覺。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于心之存亡。

二本作
貳
萬上本
有數字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于師，再舉西代，僅得善馬數十疋，而還是以數十疋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為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如來日將早作，而中夜屢寐，屢寤，寤警惕不安者，心之神明使然也。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

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髡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莊子曰：泰宇定，鼓乎天光，言心定則明也。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于入欲之私，所謂無欲也。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實理也。知者鮮矣。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無有大于理氣者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耳

中庸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無極而太極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太秀才觀此，可見

張子曰：一故神，神即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

則神為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哉。

只一箇太極行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無所不

在。

益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
蓋人知太道則明于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
不至于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而知
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理在心
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所以為一
身之主宰也

天人一理故致中致和無不感通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耳順則聲入心通目明則物接理見

莊子曰牛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

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名和色炎可知矣

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

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

之異此理之必然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行土石有五色雲氣

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下民之寃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
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
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
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
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慎言謹行是條已第一事
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非義則律為
八分書可見

余一夕夢先人告余曰慈溫良得非有所警乎
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為天下至貴不
亦宜乎

尚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播之富貴恬不知耻可惟也夫
責人當反求諸已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錄科儀飛昇黃

錄一作
錄恐是

讀書錄卷七

三十一

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

朱子于吾無隱乎爾章以作止語默無非教也釋之
蓋作與語屬動陽之發也止與默屬靜陰之為也
動靜陰陽莫非是道之著至于動而靜靜而復
動循環無端則又道之至妙至妙者其示人之
意豈不顯而可見哉

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

亦此理也是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
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
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玩味體認
不履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亂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道有正有邪德有凶有吉此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

位也

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知之，是皆蔽之深，不能以開其識也。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之蔽之深也。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命性道教只是一理。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為貧賤。

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讀書錄卷之七

欽本
作克
恐是

堯之欽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
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史臣首叙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
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路
而王殆以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即有自滿之色
觀臣克艱厥臣及為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
平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靜而有識者陰魄也

存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
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寐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變化無須更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間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莊之流是也
靜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

知一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冲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孟子所謂勿忘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背馳可不念哉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

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為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此

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

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

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

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

其中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集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夫子之德溫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書詩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說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汗漫而學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

又雖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其他割裂舊說附會己意但欲眩學者之觀聽圖己名之不朽駁雜浩穰害理尤甚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兩者自無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無雷霆風露之類亦然

太極中無所不有分而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所

不在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其理無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已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來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為之主竊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有汗

然曹駰分司滿
觀新竹記此

因觀鳥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太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來

知道則自簡

則下一
本百言
字恐是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群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霸上攻荅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臯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間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為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群策而用其長此

讀書錄

五

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枚乘曰故人無聞莫若多言
故人無知莫若多為
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
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
然後其言平正通達
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
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分殊也
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
天道人事無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為中
應事不差為和
中也者至德也
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隍墻皆土也
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
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
仁民而愛物
其理一為仁
分殊為義
陰陽合則魄凝
魂聚而有生
陰陽判則魂升
為神魄降為鬼
易太傳所謂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
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為言耳
此中庸或問朱子之言死生之說不過如

昔人訓皇為太極，為中，皆虛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為君，極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蓋謂極居此物之中，則可便謂極為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北隅觀郵亭椽頂，一木居中，眾木四面轉之，此正所謂極也。因朱子之說而記余之所見如此。太極圖假象以顯義，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己之法也。周公作無逸，告成王遠舉殷之三宗，皆繼體守成之

君欲成王有所法也。近舉太王、王季、文王皆周先哲，王歆成王有所嚴憚以脩其德也。其意切矣。無逸書後世為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書之要。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是知天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讀呂刑之書，穆王不訓德而訓刑，又可見當時世道之愈下矣。書終於秦誓，聖人之微意歟。

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旁通

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不

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

此圖之外者哉嗚呼其旨深矣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蓋指

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蓋靜極復動即貞下起元即

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

下本
即字

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事即達道

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未復合

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

噫弊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日入而群動息日出而群動作一息一作者其易之

謂與

太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咲高言不上

讀書錄卷八

于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

闔而為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餘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一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史記曰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古人用字最密如冒色之冒字是也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忠信立身之本惟誠無間漸破缺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辯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文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于四子也惑之甚矣即無極而太極觀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昭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為三顯微無間不可分道器

為三。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只是一箇性分而為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焉。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不為而知吉也。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知者鮮矣。過一分為太過，不及一分為不及，此中庸所以為難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西三為一老莊指太極為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理氣密匝，匝地真無毫髮之縫隙，無大無小，無內無外，一以貫之。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和，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

初當
作知

讀書錄卷八

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

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性而非理一分殊也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

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

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

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理為萬物之一原理一也萬物各得一理分殊也

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

善全其致一也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

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畫前之易太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太極雖冲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

無窮之數已森然具於其中矣

太極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

四卦以至兩儀太極顯微無間也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盛戒

之言亦皆切已之事也

本

目之逐物最為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為難事惟嘗用力者

知其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

人倫明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

正其欲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言亦可取焉

伏羲則河圖以畫卦木禹法洛書以叙疇聖人之心

與天地之心分明為一

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于冲漠無朕

之中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

已具于太極之內乃所謂體用一源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冲漠無朕之中而

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

隨之樹之根由是生焉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被可知

天地萬物體皆虛而理則實

四時温煖寒涼之氣人體無不覺者則人與天地同

六極是也
一作其六極

體可知
程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為然太極圖亦是已

無窮盡無方體太極是也

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徒是也非特古為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箇小圈子即五行各具一太極也其下一小圈子乃理氣妙合而無間也又下一太圈子乃氣化生出男女牝牡鳩鴉而各具一

太極也又最下一圈子乃男女已生之後形交氣感形化萬物而各具一太極也

太德散化者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者和也情也貫也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為間不用而茅塞之也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

一
也字無

方消而屈者鬼之迹也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
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
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中庸之至誠
無息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堂刑者可不擇其
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于心而

一本正
統以下
十八字
分行細
書且乎
禮間有
分司二
字

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平統四年十一月

十九日荏平燈下畫上兩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雨露雪霜只是天地之氣凝結而成者如人之呵氣

遇冷成冰結鬚其理可見

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會盟而不知有天子之命

非義甚矣

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春秋所由作

事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然之

故乃仁義禮智所自來在天為元亨利貞是也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所
謂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也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
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義而無泛論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
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內中國外夷狄
貴王賤霸而已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

之此言近正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於小正統五年正月
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

小人不可與盡言
道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正統以下
八字一
本分行細
書且分司
本夢得此語
作夜夢
中得此兩
句七字因
記之下有
時在山東
四字

讀書錄卷之六
十一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易大象皆以義理言

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

行之妙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

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于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資始資生固乾元之氣而其理則太極也

風霆雨露之氣所以成物者皆太極之所為也

太氣發生一切有形之物而太極為之主

以鼻息觀之呼感得吸來吸感得呼來

暑為感感得寒來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得暑來則

暑為應應又為感感又為應于是見感應之無端

感應之理于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大澤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即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也

感自外來應由中出

天地寒暑今生盛衰其密移之機無毫髮之間斷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無也字

讀書錄

卷一

大倫一
本作綱
常

大而小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
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學者自幼便為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

之道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礙而不能成化功

太極圖如水一源流而為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
水也

二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

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

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因小生對句便知有陰陽

太極只是性

太極是性之表德

宋文帝子劭平盡事覺不能斷以太義誅之幸有合

殿之變正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也

聖賢著書言言有明理非欲言詞之富麗也

易橫圖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

言書錄卷八
十一二十三十一而六十四太極圖則一理二氣五行
男女遂至于化生萬物雖所推有詳畧之不同其
為理氣則一而已矣

太極圖上一圈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圈則兼以氣言
然上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

人熟寐而有知覺正如坤卦下一爻中有陽動之
幾也其理妙矣

如平莽之徒竊人之國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
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者歟

為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言道無所不在
也

為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
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
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
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為飛魚躍之音所謂活
潑潑地也

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風動林木即為飛魚躍之意
屈以感伸伸為應伸又感屈屈為應屈又感伸伸又

感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

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

二天子之心者當于此觀之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

以折衷群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

道義則溺心于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靜

安慮得以及見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皆由知止之

靜安慮而後得止于至善也

男女氣化之太極與萬物形化之太極一也

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

其中互文也

但是血氣之物靈于他物

飛潛動之物靈于植物而人又動物中之尤靈者也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人雖各是一體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

之間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學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

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深則道不在經者可默

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于太極圖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

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

之

屋極北極為有形之極太極乃無形之極也故曰太

極本無極皇極之極以物之在中而言如屋極北

極之義若即訓極為中則非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

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

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幾乃統體之太極也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泥心
之患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群言以折衷聖賢之經者
多見其不知量也

鐵中生火陽生于陰也

就天地萬物中各具一理者各具之太極也合天地
萬物為一理者統體之太極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忠信積久可孚于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長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

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輕諾則寡信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書錄卷之九

舉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萬物之理其則也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深體之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

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

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者進為

之方如學問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

潛翫積久則有自得之妙不循此而進徒事于記
誦辭章之末欲求自得之妙難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
莫大于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有物有則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之
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為小節釋氏滅天理
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于高
明矣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者利

貞誠之復元亨利貞亦于人心見之
觀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視歲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
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讀西銘如見天之大本
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二節皆狀
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
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于仁况未至於憲之學

者可不勉乎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聖人之博博而約以其有此理也衆人之博但務聞

見之廣而不察其理之有無此所以異于聖人之

博也

好為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

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

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

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

例上文行
下當有之
字

也本也事粗也未也本末精粗以貫之其小學
之書乎

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

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

具一太極也其統體之太極即各具之一本其各

具之太極即全體之萬殊非有二太極也

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此所謂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仁義禮智信五字括盡小學一書亦括盡五經四書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慎動

見理明則處事熟如庖丁解牛矣

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

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

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體用一原也即事

即物而理無不在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見道器合一之妙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非知道者孰能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字字貼在圖上朱子解亦然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

言者極少

道以渾淪言之義以條理言之

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

幾焉

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皆深矣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己之私也

大而無外天道之於穆也久而無窮天道之不已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蓋太極有動之

理故動而生陽太極有靜之理故靜而生陰

孔子之
子一本
作門

一本大下
久下甚若
而字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為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得聖人之言如著龜曰吉則吉曰凶則凶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進而盈溢樂也以反為文退而收斂禮也以進為文

惟正足以服人

孔子微辭與義多在繫辭伊川微辭與義多在易傳德是得于心行是德之見于事者如仁義禮智德也

仁形于孝親義形于事君禮形于長幼智形于夫婦之類皆行也

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為中國患如秦皇漢武是也

二十三四夜深時月初出東方其終魄于東之光比未望戴魄之光尤光明者蓋初昇之日光不甚西下之日色故其光明如此

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者是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纒與

又_レ不_レ合_レ即_レ尤_レ入_レ纔_レ不_レ淨_レ于_レ天_レ即_レ怨_レ天_レ其_レ心_レ念_レ伎_レ勞_レ
擾_レ無_レ一_レ時_レ之_レ寧_レ泰_レ與_レ聖_レ人_レ之_レ心_レ何_レ雷_レ雷_レ壤_レ
必_レ上_レ達_レ乃_レ有_レ天_レ知_レ之_レ妙_レ
中_レ庸_レ言_レ知_レ天_レ地_レ之_レ化_レ育_レ是_レ聖_レ人_レ之_レ心_レ與_レ天_レ為_レ一_レ論_レ語_レ
言_レ知_レ我_レ者_レ其_レ天_レ乎_レ是_レ天_レ與_レ聖_レ人_レ之_レ心_レ為_レ一_レ
學_レ者_レ多_レ以_レ言_レ語_レ觀_レ聖_レ人_レ而_レ不_レ察_レ其_レ天_レ理_レ流_レ行_レ之_レ實_レ有_レ
不_レ待_レ言_レ而_レ顯_レ者_レ是_レ以_レ徒_レ得_レ其_レ言_レ而_レ不_レ得_レ其_レ所_レ以_レ言_レ
益_レ能_レ得_レ其_レ所_レ以_レ言_レ則_レ于_レ聖_レ人_レ之_レ言_レ仁_レ便_レ知_レ聖_レ人_レ身_レ
上_レ何_レ者_レ是_レ仁_レ言_レ義_レ便_レ知_レ聖_レ人_レ身_レ上_レ何_レ者_レ是_レ義_レ以_レ至_レ
聖_レ人_レ凡_レ所_レ言_レ之_レ理_レ皆_レ于_レ聖_レ人_レ身_レ上_レ求_レ其_レ實_レ則_レ天_レ理

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默識矣
宋儒亦有流于禪者不可不察
偶見一伶人于三層阜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
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
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有戒懼之心
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于怠惰放肆則
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作官常知不_レ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太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

猶是當推以同之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作官一事不可苟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救蓋人之相

交始合不以正故其無隙于終者難矣故交在謹

始

人以說而動未有不失其正者

礎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

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道無待于言而著無非道也識者鮮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為之加喜人毀之使無

可毀之實不可為之加戚惟篤于自信而已

人之自立當斷于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

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纔呼即吸纔吸即呼無纖毫之間陰陽消息亦然天

人之理一也

一本分
無非以
下為別
條

時開間
一本有有
塞時三
字

察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害也
言亦可取
靜言則人厭故謹言為自脩之要
靜可以制動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為之不知類甚矣
人真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心有開時開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
不見矣故為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
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為治
本在事
之

為恐是

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
體所謂不過晉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人不知而不愠最為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即有不
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恒人不可與言上正猶徐無鬼武侯之對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

讀書錄卷九

宜念曰世間... 劉靖脩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為之興起

誠是以廉頑立懦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自知其可賤也

劉靖脩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能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真是天理民彝不可泯滅

立得腳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所貴於智者為能別賢否分是非也是非賢否不能

辨焉足以言智

舉萬物莫能尚其過人遠矣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為道學之宗也

千萬人一人宜其識非常人所及

止未作禁游民所以數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

以裕財利之用

聖賢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財出于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仲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遠距亦名言也

無深遠之慮樂淺近之事者恒人也

其何能淵載胥及淵詩之意深遠矣非孟子孰能知之

之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中立
一本作
中立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

明道之氣象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

何矜伐之有

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一事

記魯點之言志獨詳其本末亦見道之大意者與

宋鑑取予是非未當者多讀者宜自謹擇

顏子為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子為仁之效邦家無怨

其大小可見

漢初君臣大抵尚款如驪足封信蕭何賤市民田漢

一
作二

許一本
作偽

祖詐遊雲夢之類此其為雜霸之治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為一

太史公作屈平傳有感而然也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吊屈原鵬鳥賦亦

有感而然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此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以是各正

性命

為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首子言

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賢備朱子因

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

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為之發明後世紛

紛莫知所定論矣

理無形也假象以顯義易卦太極圖皆然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于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

在孟子下

氣有消息理無窮盡

理無方體無窮盡

朱子問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陳北溪曰理是在物當

然之理義所以處此理

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靜而有

得于心即所謂德默而存之有得于心非所謂德

乎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

默而以下一本為別條

是復禮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竊疑

知覺之所以能知覺者由生理之流行而無間也

生理是仁知覺是智如人一身生理周流無間是

仁有是仁方能知覺痛痒生理不周流則不仁不

仁則不知痛痒所謂手足痿痺不仁也

仁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故有知覺不仁則此心須

然無知覺矣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體言理用言象體用一源言理而象在其中顯言象

一源言理之言理一本作以理

讀書錄卷九

微言理顯微無間以象言而理在其中
 天以一理賦與萬物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于全之中
 又有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惟生知上聖氣得其
 清于全者無所蔽中人以下則氣質昏濁而全者
 不能無蔽與物之偏者無異此人有近于物者物
 於偏之中又有得其一端之明者如睚鳩有別蜂
 蟻君臣之類此物有近于人者但物之氣質之偏
 終為所拘不能通乎理之全惟人能變化氣質則
 有可通之理故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蓋知言則理明于人之賢否無
 遜情如鑑之照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
 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鮮太
 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言動靜言
 竊謂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
 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
 靜所乘之機也是則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
 靜者實太極為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為枯寂無
 用之物又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以

是而觀則太極能為動靜也明矣

宋高宗中與之主陳少陽岳飛皆死于讒佞信用汪黃秦檜之奸邪其不亡者幸而已

水火木金土五行雖各具一性却總是一箇太極之理但五行之氣各有所偏故所得不全耳如普照萬物總是一箇日光而得其光者有偏全由物有本小不同而日光則本無不全也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無不在者此也

宋徽宗崇道教真宗啓之也其效可見矣

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性如水本清被泥沙濁了便濁了也只得謂之水性本善被氣質夾雜惡了便惡了也只得謂之性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為一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讀書錄卷九

讀書錄卷之九終

太極圖上，一圈之中，中漠無朕，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

讀書錄卷之十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理無空缺，與人心之性渾合無間。

敬以直內之語，自夫子始發之。至程朱發明其義，無餘蘊矣。

餘蘊矣

陽動之時，太極在陽中；陰靜之時，太極在陰中。以至

天地萬物，無所不在此理。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

也

太極圖上，一圈之中，中漠無朕，而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之象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而太極之理隨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程子曰以小人貪求不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
之此即孟子所謂求有益于得者求在己者也
董阜鄙鳩之金亦愚矣哉身行不義自斃而已其能
有之乎

一不大
作善無
惡字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者復姤初爻可見
惡由微以至大坤之初六可見
尚義則道日長尚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
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鵲鷲也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于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
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人已一也後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姤一陰生于下群陽不能自立君子謹之

夏月陽氣元盛萬物暢茂嘉美之會也
春秋最重民力允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深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

鑑歟
天理本順而自逆之是故惡夫鑿者

鳥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群姦

得志終至債國豈非後世之鑑乎

昭烈孔明抑于史筆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

明于萬世

朱子楚詞集註成于晚年所感者深矣

元劉清脩不屑就其意微矣

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理明辭順自無不

文常一之言專尚文彩理為未明文亦何用

萬物美惡精粗不齊者皆氣之為也

耳目口鼻小體也皆能知聲色臭味心大體也反不

能知義理是非感莫大焉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

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

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

于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

可以知道矣

萬事差錯只是是非顛倒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猶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吮癰舐痔而得車多者小人之無耻也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

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

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于前之三言

者可以識仁之名義于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

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

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陰陽

之外無一物繼善成性無須更止息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澗谷中霧雨蒸濕及登高

山絕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

小者雲氣浮繞往來其間駛如奔馬開闔萬變是

時必雨于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

之時日在雲上未嘗不在雲中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最低凡雲氣皆在日月

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仰子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陰也蓋
 自乾至泰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凡八卦
 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二爻其三分三十
 六陽爻其一分十二陰爻也又曰坤四十八而四
 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蓋自坤至否坤剝比觀
 豫晉萃否凡八卦共四十八爻分作四分每分十
 二爻其三分三十六陰爻其一分十二陽爻也
 忠如水之源怒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怒來
 一箇源流出千百道水來即忠怒而一貫之皆明
 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怒也盡已推己者

學者之忠怒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
 謂學者盡已為忠推己為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
 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己其施無窮則
 知一貫之理不盡矣
 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已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
 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即程
 子所謂動以天也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太史公言漢武帝謹死鉤戈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
 為能杜絕後來之女亂是則然矣亦非仁者之心

也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
如文王之脩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
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
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
謂良能也

天地之開闢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變化
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陽之氣屈伸消息
為之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者也
海水是眾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問

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水却其
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亦豈在陰陽外所謂精粗本
末無彼此也

周子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言萬物而男女在其內
不互文也

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生直上載公子上
坐此載字亦加載之意與孝子屈子楊子載魄之
載字同義

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

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陳平以金間楚即戰國之術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于異端

文武成康之治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極矣

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地二而虛故以

量言而曰廣

程子易傳質懇精深廣大微妙朱子本義亦有不能

出其外者

程子之易主孔子但與本義不合

人之為學當於性情上用功尤切

知而不去為智雖知不能固守而去之焉得為智

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

息之間斷

西銘只是說人存天理

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

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體

性人與物皆同所謂理一也然人得其氣之正而

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而理亦偏聖人尤得其氣

之最清最秀者故性極其全與天地合德賢者稟

氣次乎聖人故其德出乎凡民皆分殊也

天怒勦絕覆亡之，無遺育此，天定勝人也。善惡之報，豈不明甚。信古語之不誣。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繼之者善，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就人物稟受上說。

萬物至大者，皆有外惟理之大，無外萬物。至小者，皆有內惟理之小，無內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太極都在裏許。

一本分自其著者以下為別條

朱子謂河圖之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蓋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木，四九金，五十土，皆兩其五行也。自其著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所謂顯微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之中，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于其中矣。所謂體用一源也。理氣象數初不相離，如乾之健理也，其象天象也，其所以為象者氣也，氣之有次第節限者數也。豫上六曰：冥豫成，有渝無咎。復六三：頻復厲，無咎。皆廣遷善之門也。

讀書錄卷下

以五乘十二六十也以十二乘五亦六十也即參伍之義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也

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

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易辭惟主孔子

能良其背便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如成湯自其征伐之先已有獲

蘇之望是未占有孚也

朱子之易惟主卜筮與程子異其論亦有不出程傳

之外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在天理去人欲

天之道知也地之道仁也聖人與天地相似者知仁

而已知周乎萬物者知也道濟乎天下者仁也樂

天知命故不憂知也安土敦仁故能愛仁也天地

之道不外乎仁知聖人之道亦不外乎仁知此聖

人與天地合德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

成以氣言從陰陽字來善性以理言從道字來

程復心本學章句圖首畫太極圖中間著一氣字是

讀書錄

正一
政

以氣言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言也程說
曰太極未有象惟一氣耳是即漢儒異端之說又
豈識所謂太極哉
河圖之一奇一偶造化之一動一靜人之呼吸
皆一陰陽也
秦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正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
祖得人君之體也
光武以識緯論學何以為出治之本
陰陽無時不相勝陰退則陽勝陰陽退則陰勝陽一
陰一陽相勝而不已也

剝盡為坤陽生為復夬盡為乾陰生為姤聖人于陽
一曰復于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東漢黨錮諸君子正不知群陰並長之時而歎力勝
之難矣
聖人之進退存亡與造化消息盈虛之理為一異乎
漢末諸賢矣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後漢賢者刻意尚行若不可及槩以中庸之道則有
不合者矣
太極理也生物之本陰陽五行氣也生物之具男女

萬物皆自出而理氣則渾融無間也
至大者道也聖人之門而道存焉游其門者難為言
可知矣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三代聖人皆以道治

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

漢高有功于天下固大矣其脩身無本治家無法以

詐御臣下視禹湯文武為何如哉

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無方體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

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為習此特習所

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離如此存養

有察之功不可須臾或間也

陰陽變易自人身以至天地萬物無時不然知此則

知易矣

人動作皆以天則無妄不以天則妄矣

曾點見夫人散盡處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之意

著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却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

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

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神武得其理而不假其物猶著龜得其神之理而不

假卜筮也

顏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以心之全德釋之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包矣

論語多專言之仁

體用一源是隱而費顯微無間是費而隱

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模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于言辭之末夫何益之有

大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者理一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分殊也

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統天地萬物言之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
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

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骸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木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一理而分殊也。天地間，若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

心一
作窓

機使然。觀日射窓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內烟華幾丈紅。游塵從此見長蒲。太虛中，為學第一功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人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古讀書錄卷下

古

趙宋立國規模不如漢者以封建之法不立無藩屏
根柢之固故一遭變故蕩然不可維持也
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趙祖定天下蓋亦大言而
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
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其肯定陳橋之策乎
趙普克伐怨欲必行其功雖大而德或未也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遠聞鐘響尹曰
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
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
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讀書錄卷之十終

讀書錄卷之十一

誠即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
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即理而物在其中即物而理無不在如未有此官室
已有此官室之理及有此官室而理即在官室之
中如未有天地萬物已有天地萬物之理及有天
地萬物而理即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也
名臣言行錄載伊川為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衆
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竊謂

易下
一有
者字

此八字或記言者之過伊川知易豈容信口議論
裹賤而無顧避乎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
為萬物之根柢也
人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人為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予每嘗用力
於此故書以自勵
忘與助學者之通患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于童貫挾馬植來小人
之肇亂也如此

種一
作政

太極只在乎動靜而已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
以發其曰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之耳
易有太極易即陰陽太極即道也
澤藏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有本之謂也莊子曰
聖人貴精此之謂與
河圖洛書萬數萬象萬理之源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讀書錄卷十一

七

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脩
之者脩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
故欲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
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
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劉靖脩叙學有博文之功無約禮之實或非其所作
或其少作也

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無
不在焉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太極也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象數之理即太極也
象數理氣渾然無間理雖不雜亦不離也

伊川為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
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菴為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
子下以真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咸九五咸其脢無悔脢背肉感所不見之地則無悔
武王不忘遠當之

太極解未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悖之此皆指中正

仁義而言

孟子論仁義禮智即太極也

中止仁義性也性即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

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太極之理中庸脩之

六經四書之理不出太極

先儒曰懲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為先

人只是有己故不誅與天地同其大其要惟在克己

河圖一六二七三人四九之數各相合洛書一六二

七三八四九之數各相近

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即子繼之者朱子也

作易本原不過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數語但諸儒不之察獨即子朱子

能發明之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

也一六二七三人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个

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之言蓋本于此

朱子論易象數皆本于大傳

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以行此聖人之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學易只在語默動靜之間須時時學之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一心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感而應動容周旋中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敬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

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無端運而為春夏秋冬之序發而為溫熱涼寒之氣萬物生長遂成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于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于言語文字之際也

學須切問近思方可見道不遠人易不外動靜

人之一動一靜而太極無不在焉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陰陽動靜亦如此

朱子論喜怒哀未發之中曰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為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能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以也

朱子曰程子言纔思即是已發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未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夫之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獨于剝之上九言陽有復生之理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

嘗逆理則大軼矣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撥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撥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朱子文集有未為定說者，如盡心知性一段，與孟子盡心知性集註不同，當以集註為定說。

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復之卦辭，言造化之復，又辭言人心之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朱子與皇甫文仲帖曰：本義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畧耳。

朱子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義。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許魯齋曰：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然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竊謂異端正與吾道相反。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夫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為學之要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乃心嘗思念至此，而感發。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子書若移此思道，何所不至。此即無忘之意。

師初六爻辭曰師出以律不戒凶象曰師出以律失

律凶也失律即不戒也

君子行有不得皆反諸己而無責人之心

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于不責人其德

進矣

春夏之陽木火之氣也秋冬之陰金水之氣也此五

行陰陽無餘欠也

陰陽不在五行外太極不在陰陽外

公孫支言夷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

也不可不去

知至至之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

是終處終之是終而不去

夫剛立之稱見此卦傳

自言作史者當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

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

者偽辭劉清脩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

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教子

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所一
作可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
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
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引子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此是天地之化
無一息之間如人之自少而老物之自盛而衰無
須臾之不變但人自不察耳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觀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惠
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
後逢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無行所悔最為難事

雷擊而為雷奔星隕而為石是皆氣結而成者以是
知土石之類皆天地之初氣凝結而成但剛為陽
柔為陰耳

五行固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
陰也其質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讀書錄卷之十一終

讀書錄卷之十一

